秋家春秋

巳金 (461)

「你們看，大表哥都還這樣關心憲兒底事情，她那個頑固父親卻一點也不在乎。你們說氣不氣人！」周老太太氣憤地對衆人說，她底眼淚又落了下來。「今晚上等他回來，我就對他說明白，他不肯辦，我自己來辦！」她又把眼光掉去看覺新，對他說：「大少爺，還要請你幫忙。」

「外婆吩咐我做什麼，我做就是了，」覺新立刻答道，聲音小，但很堅決，他說了便轉頭看周老太太，周老太太覺得他在微笑，但這笑其實和哭差不多。

「既然這樣，媽同嫂嫂也不必難過了。大少爺來了，太妹也在這兒，我看還是打牌消遣罷，」徐氏看見衆人悲戚地坐在房裏發楞，周老太太又不斷地勸氣，她自己剛止了悲，覺得應該打破這悲哀的空氣，便提議道。

周氏知道徐氏底意思，便幫忙她勸慰周老太太。

周伯濤回來時，衆人還在內客廳裏打牌。晚飯後大家回到內客廳裏，周老太太看見衆人都在這裏，正好說話，她便向周伯濤提出憲底靈柩底問題，她還說起請卜南失的事。

「扶乩之說本來就是妄談。況且這是外國東西更不可靠，」伯濤陪笑地笑道，他用這兩句簡單的話輕輕地拒絕了他底母親底提議，他底臉上沒有帶一點感動底表情。

周伯濤底話語和態度激怒了陳氏和周老太太。陳氏下齊新婦的媳婦也在這裏，她忍不住插着和伯濤厲聲辯道：「我問你憲兒底靈柩是不是應當不葬？難道你要講他躺在那個破窮窩頭？」

陳氏底突如其來的爭吵似的話語使得周伯濤感到一點窘，他底黑瘦臉上現出一點紅色。但是過後他便板起臉孔乾乾脆脆地責斥他底妻子道：「我在對媽說話你不要吵。憲兒底靈柩葬不葬，那是鄭家底事情，沒有你底事。」

「沒有我底事？我是憲兒底母親，難道我管不得？你自己不要做父親，我還是憲兒底母親，」陳氏掙紅了臉道：「憲兒底靈柩是不是應當不葬？難道你要講他躺在那個破窮窩頭？」

周伯濤提出憲底靈柩底問題，她還說起請卜南失的事。

「扶乩之說本來就是妄談。況且這是外國東西更不可靠，」伯濤陪笑地笑道，他用這兩句簡單的話輕輕地拒絕了他底母親底提議，他底臉上沒有帶一點感動底表情。

周伯濤底話語和態度激怒了陳氏和周老太太。陳氏下齊新婦的媳婦也在這裏，她忍不住插着和伯濤厲聲辯道：「我問你憲兒底靈柩是不是應當不葬？難道你要講他躺在那個破窮窩頭？」

陳氏底突如其來的爭吵似的話語使得周伯濤感到一點窘，他底黑瘦臉上現出一點紅色。但是過後他便板起臉孔乾乾脆脆地責斥他底妻子道：「我在對媽說話你不要吵。憲兒底靈柩葬不葬，那是鄭家底事情，沒有你底事。」

「沒有我底事？我是憲兒底母親，難道我管不得？你自己不要做父親，我還是憲兒底母親，」陳氏掙紅了臉道：「我問你憲兒底靈柩是不是應當不葬？難道你要講他躺在那個破窮窩頭？」

周伯濤回來時，衆人還在內客廳裏打牌。晚飯後大家回到內客廳裏，周老太太看見衆人都在這裏，正好說話，她便向